

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非虚构文学价值

曹明瑜

(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江苏苏州 215500)

摘要:《一百个人的十年》是由冯骥才先生采访并编写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作品采用采访实录的形式,收录了来自于社会大众的“文革”印象。作品以亲历者的视角展开,从“受暴者”与“施暴者”的多维角度展现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各阶层的命运洪流。以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投射“文革”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沉痛创伤。《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丛横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为后来者构建出一副独特而现实的“文革”图卷。

关键词: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非虚构文学;口述史

On the non-fiction literary value of "Ten Years of a Hundred People"

Cao Mingyu

(Normal College of Changs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zhou 2155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en Years of One Hundred People" is a non-fiction literary work interviewed and compiled by Mr. Feng Jicai, which uses the form of interview transcripts to include the impress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public. The work unf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it, showing the fate of all social strat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special era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With the tragedy of the fate of small people in the big era, project the painful trauma cau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The book "Ten Years of One Hundred People" straddles the gap between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ng a unique and 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Feng Jicai; "Ten Years of a Hundred People"; non-fiction literature; Oral history

冯骥才,一位有着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等双重身份的文艺界名人。但若要为“名人”二字定义,他定可配得上“良知”二字。在他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他善于对历史展开考量与反思,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与批判。在其诸多作品创作中,以“文革”为题材的内容占有很大的地位,且在创作方式与创作结构上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文革”是我国现代史上沉痛却又无法回避的一页。当历史的扉页被重新翻开时,仍能在层层沟壑之中听到那凄厉的哭喊,悲痛的哽咽,他们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原点,仿佛又再一次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冯骥才于1991年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一改大多八九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创作方式,以亲历者的人生视角,去回顾那段在泥淖中无法脱身的困顿岁月,他们在几十年后再次揭开那丑陋而沉重的伤疤,有的已经随着时间凝固,而有的仍在无人知晓的寂静中透露出淋漓鲜血。在创作之初,冯骥才先生通过报刊寻找文革中普通的亲历者,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帮助他们记录在特殊时代之下的心灵史。而书题中的“一百个人”在创设之初并非为一个虚数,而是冯骥才将受访者的人数设定为一百个人,但当四千余封信件,无数个电话如掘开的堤坝奔涌而来之时,冯骥才感受到的是经年累月的屈辱,是无法抚平的伤痛,是社会心灵之潮的汹涌澎湃。“文革”的劫难深切而巨大,普通人心中的压抑强烈而沉重。当听到无数个亲历者在信件、电话中述说着十年之中承受着的身心巨创时,对于这个悲剧时代的本质的思索在冯骥才的心中蔓延开来,他要用这部书记录那个时代的真实,而人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记。”在十年浩劫已然过去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或许是时间的冲刷,或许是政治的敏感,又或是历史的伤疤已在这个民族的身上开始集体脱落;关于“文革”,关于几代人的痛苦被越来越少的人所关注,而那些尘封的记忆是否会伴随着撕裂的痛苦,时代的洪流被岁月的

枯枝烂叶所埋葬,但“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有些历史顽疾只有不断吃药才不会发作。”

一、独特的创作方式与非虚构写作的构建

在二十世纪90年非虚构文学开始初步进入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愿意去尝试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即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口述文学作品。冯骥才在本书创作中兼具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创作性,将历史置身于文学作品之中,又将文学融于历史的真实之内,以独特的创作方式,为文革的“亲历者”记录他们的心灵史。

在虚构文学的创作当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本书创作之初,冯骥才以独特的方式——在报刊上刊登启事,寻找愿意诉说自己故事的“文革”亲历者,而启事一经发表便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书信四千余封,电话成千上万。冯骥才在这些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内容中选取了三十余为亲历者的口述经历汇编成书。而在文章内容与页面排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书中的每一单元都有相似的行文结构:在开篇处是对口述人物的基本情况介绍,主要介绍主人公的年龄及职业,并在其中加入几个关键字而这些关键字经过排列组合便可贯穿文章的整体脉络结构。而在每一单元的结尾,都会出现一段有黑色底纹呈现出的内容,例如在《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中的“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再如《走出疯狂》中“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人品与天性参与这场中国人被迫的自我劫难”这些都是冯骥才通过采访人物的叙述,结合自我的价值认知所提炼出的历史格言。

从写史的角度出发,《一百个人的十年》在语言的构建上大部分写作都采用了口语对话呈现方式,这符合历史纪实类文学的创作要求。但冯骥才作为作家,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始终会以带有文学性的思维去看待写作,这便使口述史带有了—定的文学性色彩。在文

学创作中,文学性与虚构成分是无法割裂来看的,简单来说艺术作品的文学性必然会带有虚构性的出现。“文学本身理应包含着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而是除虚构之外,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①在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上,《一百个人的十年》利用的非虚构的口述语料,具有文学性的写作行为完成界限铺设。

二、“亲历者”的忧患与叮咛

“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②“文革”已然成为历史的事实,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都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无法回避的事实。当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历史就如眼前时而汹涌时而平缓的浪潮,它在自我奔流的同时也在渗透进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或许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关注“文革”,去关注那一群注定会被历史永久封存遗忘的“一代人”,即使是不曾经历却始终难以忘怀,可纵观当代之社会我们却很难轻易否认“文革”的某些遗风已然从社会浪潮中被彻底剔除,当某些“文革”因子在不断侵入卷土的时候,或许在变与不变之间便会诱发更为某些更为深层的社会重疾。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文革”依然是一个难以触碰的禁题,与其相关的内容大多会遭遇被封存的危机,文人读者仿佛依然谈“革”色变,不敢轻易触碰这红色的界限。但今天我们谈论文革,是为了揭开历史的旧伤将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世人眼前吗?是为了几十年后再为那些永远将自己留在黑暗中的人们去责难那个逝去的时代吗?还是为了向当今的时代反叛去抨击某些人物形象?这并非我们再去谈论文革的原因,而这也并非冯骥才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真正原因。浩劫之中有《文革进行了两千》《死脸》中的暴力,罪恶,贪婪与狂热;同样也有《拾救夫》《三个人的苦中作乐》中的友善,坚强,正直与不屈。但当这些好的坏的品质被打散重铸的时候,人性的两极被利用,如何将自己人生中的善与恶,幸与不幸转化为为后来者长鸣的警钟成为了这些文革亲历者的共同命题。

在阅读《一百个人的十年》时,几度落泪不忍再读,其中是受难者的哀嚎与控诉,是施暴者的忏悔与自责。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难道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只留得悲声吗?十年文革,人竟不能为人而是可以任人唾骂凌辱的贩夫走狗,而法也不再为法而成为当权者肆意践踏的一张废纸,在这场浩劫之中,谈何生而为人价值谈何生而为人尊严。原本美好的人生被侵蚀的只剩下断壁残垣,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原本在学校中肆意挥洒的青春被蹂躏的麻木不堪。而这其中并非没有忏悔者而是这些细碎而又微弱的声音与声嘶力竭的呐喊相比显得微弱而单薄。文革结束,时代不会停滞不前,人们只会让受难者去学会原谅,却从来没有让施暴者学会忏悔。每当有人想清算文革错误的时候,这一切错便原本的归到“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是那些受害者共同的罪人,但当一桩桩一件件回到每一个时代光阴下的普通人时,却找不出那个罪人。

冯骥才设计编写《一百个人的十年》,受害者勇于在黑暗中放下恐惧挺面而出,不仅仅是要为自己那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找一个出口,而是使人们能从更广泛,更人性,更道德的方面去审视文革。一个民族的新生应从忏悔开始,忏悔不止是让那些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更是让后来者不再踏入历史的泥潭。“历史上无数的悲剧,源于集体沉默。”^③对于历史的装聋作哑,是对历史最大的亵渎。在附录中,那些文革“非亲历者”的出现让人为之担忧与害怕,他们有的尚未形成系统的思维,而有些却早已拥有独立的头脑,但他们

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文革”忽略与漠视,当文革成为故事,当真相被掩埋,当所有人都选择遗忘与沉默,我们将难逃历史的追责。

冯骥才作为一名作家,一位文人他以其自我的形式为这个民族保留一份必要的历史记忆。亲历者剥开凝结的伤疤,唤起当代人的觉醒。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叮咛着我们每一个人历史的悲剧不能在漠视与遗忘中反复。

三、以《一百个人的十年》观冯骥才的文人担当

冯骥才是一个在文革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是一个无法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文革”割裂的人,他的一生中被“文革”烙下了太多的烙印。二十多岁的冯骥才沉迷于文学与绘画,他本可在走进央美实现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却因家庭成分被拒之门外成为其终身遗憾。文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文革”于他而言有着无法回避的特殊意义。因自己在暴风雨中奔跑,便无法忽视千千万万在雨中奔跑的同行者。作为文人,他没有避开被文学视为最森严恐怖的年代,他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暴雨中的人们记录心灵史,为这个不断前进富强的民族保留应该永远牢记的历史。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创作与发表过程中,他遭遇了诸多现实因素,但他从未因为现实的阻拦而放弃对于苦难的叙述,因为他知道如若今日无人为苦难者发声,此后便没有了可以发声的机会。他将自己最纯粹的思想化作最简单直白的文字,用自己薄弱的声音去唤醒那些装睡着的人。在文学中,他无所畏惧,在创作中,他倾心竭力,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冯骥才先生作为文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四、结语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冯骥才先生的匠心之作,本书以亲历者的口述向后来者展露了特殊时代下的人物悲剧,而一个个渺小普通人的悲剧汇集成了时代的悲剧。冯骥才采用独特的创作手法,更为真实的还原了十年浩劫之中的可怖与悲惨,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将口述史与文学相融合,在客观真实叙述历史的同时将自己的文学思考融入于文本创作当中。冯骥才与千千万万个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普通人一样,在文革后过后,希望以文学的形式被后来者所记得,记得的是那一代人无法磨灭的伤痛,是无法等到的忏悔,更是在历史悲剧的反思过后的警醒与觉察。“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记”忘记历史是对历史最可耻的背叛,如果今日我们不将文革作为社会法制与道德的双重红线,那中有一日历史的洪流将卷土重来,侵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文学不仅是百忙之中消磨的工具,文人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撰写人,在文学与文人身上,担负的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是在以笔为茅,以手为盾的时代重任,冯骥才先生作为时代的文人不愧为“担当”二字。

参考文献:

- [1]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
- [2]李春霞.谈冯骥才先生的“文革”镜像写作——以口述史《一百个人的十年》和《无路可逃》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19,35(03)
- [3]李俊飞.李俊飞.论《一百个人的十年》中非虚构写作构建[J].大众文艺,2020,(03)
- [4]武佳杰.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D].导师:李仲凡.陕西理工大学,2021

注释:

- ①摘自《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01期《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王晖
- ②摘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言
- ③摘自刘瑜《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序言